

垂柳的呼唤

南书堂

一个春天又回来了。我看不见垂柳的唤声，即使听见，也不懂。但毫无疑问，它的孩子们能听见、能懂。世界就是这么奇妙，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语言系统，都有别的事物难以知晓的秘密。

也有相通之处，比如美。我的母亲爱美，我小时候常折来一两枝花插到她头上，她费好大工夫梳理的发型被我弄得很是零乱，她非但不恼，反而分外欢喜。我发现，垂柳似乎有着和母亲同样的心理，它乐于鸟儿栖落枝头，一只鸟是一朵花，一群鸟是满天花，美人配花朵，还有谁比它美呢？叽叽喳喳的鸟儿吵翻了枝头，吵乱了它的秀发，春风就不停地替它梳理，风尘沾在它身上了，雨滴就忙不迭帮它洗浴，还有谁比这一大家子更温馨更幸福呢？而河水把一面镜子摆在垂柳面前，让它随时能看到自己的美与幸福。

那时候，我和一群小伙伴喜欢来丹江河岸玩耍，仿佛我们也是被垂柳唤来的。我们模仿电影里的小英雄，或者连环画里的小英雄，玩着擒敌游戏。手上的枪，是提前自制的木头枪，头上戴的草帽，是情急之下折来垂柳

枝条编成的。垂柳一边捋顺它的长发一边欣赏我们的游戏，却不像我们的母亲一发现就是一通呵斥。但我们的游戏不一会儿就无法进行了，轮到谁扮装反角，谁就使性子不情愿。我们也没有不欢而散，知道还有快乐在等着呢，所有目光就又一次聚集到垂柳身上。

我们选稍粗一些的柳枝，用小刀截成长短不一的段，一只手紧握段一端，另一只手轻轻均匀转动，一个圆筒般的树皮就完整褪下来，手指指去圆筒一端的粗糙外皮，只留一层嫩而薄的内皮，将内皮捏扁，一个吹奏乐器便制成了。我们把它称之为柳笛。我们吹着各自的柳笛，喇叭队一样走在河岸上，惊得鸟雀四飞、行人驻足，引得春风也停下了给垂柳梳理发枝的活计。

垂柳不单带给了我童年的乐趣，直到现在，每每漫步于春日的丹江堤岸，垂柳仍会赐我几分轻舒和欢愉，几多绵绵思绪。它的清新与柔美也不单是我独享的，而是人和万物皆可感受和分享的公共资源、普世恩惠。因此，从古到今，人们从垂柳独特的具象中凝练出内涵丰富的意象，并赋予诸多感情寄托，最

具代表性的当属爱情、相思情和离别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是借柳喻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是缘柳思乡；“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更是直接道出垂柳的意象功效。作为一种普通之物，千百年来，垂柳却被人热爱着、歌咏着，不断碰撞着人们最灵敏、最柔软的情感神经，不得不说不，这是人与柳共同创造的传奇。

垂柳的形象，已成为我们心中一种永恒的美，垂柳也尽力守护着它的形象、它的美。它有苦难，那是它被刀斧砍去枝干之时，但它用迅速分泌出的更多枝条，抹去伤痕和苦痛，以至于它呼唤回来的孩子们看到的母亲，总是秀发飘飘，总是风韵绰约。就像我的母亲，年少的我分明知道她受人气了，但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她从不落泪、流露出委屈。直到年迈，她也只报喜不报忧，不愿告诉我们她的病痛。啊，天下母亲，竟如此相像。

又到春天，又见垂柳在呼唤它的孩子们，而我的母亲却抛下我们，去了遥远的天堂。我走在丹江岸上，眼前似有镜头在垂柳和母亲之间来回切换，心遂喜悲交错起来。

一只蜻蜓落在麦芒上

王军贤

季节把桃李春风
从高音唱到了低音
麦子、油菜长势喜人
这些善良的庄稼
像亲人，离我那么近
一伸手，就能拥抱它们

春争日，夏争时
初夏的风，已经从秦岭上下来
捎来意料之中的消息
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希冀的目光，抚摸过
每一块丰收在望的麦田

不期而遇的邂逅
美得多么不真实
一只蜻蜓落在麦芒上
它旁若无人
纤柔灵动的触角
小心翼翼，把五月的秘密探寻

这时，有一种鸟鸣声
从田野深处传来
急切而热情
这是多么动听的音乐啊
以如此温暖的方式
抵达我们的内心

登高山（外一首）

周亚娟

林深似海，它要淹没四月
淹没沿途的疲惫、喧嚣

仙游台上的瞭望口
被密密匝匝的树木遮挡
隔开了山下，此起彼伏的人间烟火
脚下的青石白石，在草色中越陷越深
让人想起在此对弈、抚琴
吟诗作画的四皓先生

山顶上的森林哨所
留下了登山者的字迹，形形色色
在红墙上斑驳

风如往昔不绝于耳
鸟音光滑，弹奏绿叶的清脆
偶有松塔掉落，敲打静幽

又厚又黑的松针土
铺满台阶、小径，每一处折皱和缝隙
用烟灰一样的轻
把十年的风雨，十年的想象
和盘托出，又轻轻覆盖

一道隐喻

松柏茂密的山林里
一片油菜、芍药相间的土地
像一幅稀世水彩，点亮时空

深绿、浅绿的背景
油菜金黄，芍药雪白
风柔软，吹拂原始的香气
蜂蝶翩跹，舞动永恒的空灵

这鲜活的田园气息
一下子让高入云端的商山
折返人间

时逢暮春，布谷鸟呼之欲出
商山上邂逅的这片土地
是耕读传世的四皓
给我们这群早已不事稼穡的人
留下的一道隐喻

商洛山

(总第2449期)

刊头摄影 杨森



我的80后母亲

鱼在洋

我母亲要打我，我直站着，实在受不了才躲到我奶奶身后。我奶奶说，你怎么这么犟呢，你妈打你你就跑嘛。我说，我不跑，她是妈，不会把儿子打死的！

我母亲在村上名气大得很，几十年后，村上好多人不认识我，别人介绍说，这是张老师的儿子。那人便笑哈哈地说，噢，她教了我一家子爷孙几辈，好老师呀。

我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那时，父亲工作上不顺，每天有人找他谈话。母亲心情不好，还强装笑脸，每晚在区委党校学着给我做拌汤加餐。

那年我上高三，高考过后自己没把握，也怕爸妈不高兴，就说不考好。结果我母亲害病半个月，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气的。

我哪里知道，那时是我家的至暗时刻。家里急需一桩喜事冲冲晦气，我却说掉了链子，又泼一盆凉水。

好在天不亏人，阴天过后出太阳。我上了大学，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母亲调到城关小学以后，我们住在五楼。她的腿越来越不好了。每天上下楼，要扶着楼梯慢慢走，很艰难。我看到了，就想找个有电梯的房。结果我老爸老是不同意，他总是喜欢待在老地方。

好在城关小学旧楼改造，想住也住不成了。我和老母亲在商州城跑了几个月，几乎所有的楼盘都跑遍了。有的太贵，有的光线不好。

那些日子成天跟中介打交道，中介里的女的多，看上去还周正，骗子也不少。她们说的水能点灯，悠悠倒很是专业。我们在丹江边买了房，还让中介骗了3000块钱，心里真的不爽。

母亲说，那些人成天领着人东跑西跑，也不容易，就当交了学费。咱们住在江边，丹江公园像咱家的，还有啥抱怨的？

我们看着父母兴高采烈地在丹江公园散步，心里也像铺满了阳光。

父母已不是年轻的模样，他们老了，腰不直了，每年都要住院，我的电话晚上不敢关机，生怕意外。好在他们还好，好在还有我们。

不孝顺的人当不了好官，也当不了好人。要想当个好官，先得从爱父母、爱家人开始。

疫情三年最放不下的是老人，可老人总是报喜不报忧。

去年12月26日早上，太阳依然红着脸，老母亲发来一段微信，让我看了一愣。自以为每周六回家探望，算是孝顺，却粗枝大叶，忘记那天回家的细节。

老母亲微信里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老妈已经阳过了，今天是第六天，体温基本正常了。最高38.8度，这是我几十年来从没到过的高度。所有症状我都有，特难受，什么无症状、轻症都是胡说。不过整个过程我头脑清醒，每天按时起床、做饭、吃饭、保持乐观、听小说。睡前还要给老汉把电视开好，饭准备好。整整睡了两天。

如果不发生意外不诱发心脏病，我相信很快可以恢复。我每天测两次血压和体温，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早日康复，因为还有人需要我照顾。

不要给我打电话，但要每天发短信告诉我你们的情况。有事我告诉你们。你爸暂时安全，请放心。

我内心百味杂陈，真的想哭。父母对儿女总是扑下身子呵护，儿女呢，总是只扑下身子呵护自己的儿女，忽略了老人们的需求，只知道孝敬米面油、苹果梨，忽略了对他们的精神孝敬，忽略了他们无意流露的细节。

尽管他们自己能克服的困难，是不会麻烦儿女的。可作为儿女，至少是良心有愧的。

我赶紧在姊妹四个的小群里发微信说，收到妈微信了吧？妈染病六天，我们竟然不知道，失职呀！那天送菜只见爸，好奇怪。赶紧问候，他说妈在午睡，我怕自己整天在外面跑，带有病毒，也没进门。

每年的5月1日，是我们家最大的节日，是我爸妈结婚的日子。没有这一天，就没有我们兄妹。

我都60岁了，每年这一天，我们全体出动，找最好的饭店，大家围成一大桌又说又笑，感恩无法偿还的恩情。

记得前年是他们结婚的六十周年，钻石婚。我们在“十三厨”最大的房间，二妹用投影回忆成长岁月，播放我们的祝福，还请影像高手，又是录像照相，又有气球，又有鲜花，搞得特别隆重。

老父亲作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谢谢张老师的陪伴，谢谢儿女孝心。母亲说，我今生最幸福嫁到鱼家，有老鱼，还有我们这些孩子。

我们坐在那儿傻笑不敢出声，他们有点太肉麻了。

我的母亲马上过80岁了，我的80岁的母亲，有一颗“80后”不老的心。自己做饭，照顾我快90岁的老父亲。闲下来会发微信，每天给我发一条，都是让少喝酒少抽烟、养生的。

有时候太忙，不回不孝，回微信又没空，有点心烦。后来听一个朋友说，父母在，天就在。父母不在，你就变成天了，省得像我一样，子欲孝亲不在。你上面还有天，你怕什么？你是最幸福的人。

父母退休20多年了，也没见他们抱怨，他们说的都是国家好，商州越来越美了。

我每周六都回家看望老人，还得老人给做饭吃。饭吃了得听一通教育，又是让养生。我不耐烦了，说我都60岁了。母亲说，我们在，你再老也是娃。